

朝圣飞碟城 – 超时空秘闻 (二)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二）

2003-6-8

53架飞碟的盛大欢迎仪式

一、金星女王依娜

早上起来收拾完东西，离出门还有些时间。大同师尊在楼下客厅像是在练功，见杨功友和我走过来，就同杨功友说：“你看看依娜在哪里？”

杨功友指指大同师尊右侧说：“她就站在你旁边呢。”

这时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开始了对话。

师尊：“你看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

杨功友：“金发碧眼。”

师尊：“对！她从何而来？”

杨功友：“她来自金星。”

师尊：“她在金星地位如何？”

杨功友：“金星女王。”

师尊：“看看我昨晚房间里有什么情况。”

杨功友：“一道光照在大师床上，有飞天女神在；她是随着光束进来的，随着光束飞来飞去，像是月亮的光。”

师尊：“还有谁在？”

杨功友：“依娜也在。她很忙，在打扫苏珊整座屋的房间，把每个房间的灰尘都打扫干净了。”

师尊：“谢谢，依娜，也谢谢这房子的主人。依娜在调整这房子的风水，作为送给屋主礼物。”

据说，大同师尊与依娜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联系上了。依娜和大同师尊及师尊的家人都有很紧密的信息联系。大同师尊与依娜不时有信息上的沟通，依娜经常来帮助地球，帮助人类，帮助天功。

我不免陷入沉思：真正的生命的平等存在于高维时空。金星在太阳系的维度是最高的。一个金星女王竟然如此关心一个低维度星球上的事情，竟然屈尊为地球上一个普通家庭打扫灰尘，调整风水，这在地球上哪一个国王、总统、国家主席能做得得到？

当然，对于高维时空的神来说，这却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观世音菩萨、八仙、关公等天神对民间疾苦的慈悲情怀，几千年来已深深印在中国民众的心坎上。

我们整理好东西就出发了。在车上，大同师尊刚坐下来就同杨功友对话：

师尊：“你用天眼看看，丹园昨晚怎样？”

杨功友：“他昨晚又出去了。外星朋友带他拜天，是拜天上最亮的一颗星。”

师尊：“是启明星，是金星！看看依娜和丹园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丹园是她的弟子，他的太太王宏也是。我看到依娜一手牵一个，要把他们带走，但现在还不行，他们有点重，脚上有泥巴，需要大师帮助他们洗干净了才能把他们带走。”

师尊：“外星朋友为什么带丹园独拜金星？”

杨功友：“金星的能量对丹园特别有帮助，也容易接受。这样，丹园与金星之间就搭好了一座能量桥。”

师尊：“金星的灵魂太白金星和依娜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太白金星是师兄。”

二、医神扁鹊

这段对话完成后，我们就来到了琪特拉家。

今天上午10点整，大同师尊将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传授天功课程。这次传授的是天功的天导术。在琪特拉家，大同师尊令我用心灵语的特殊方法为她家调理风水。我遵命开始用心灵语对这所房子进行调整。刚开始就在天目中看到顺时针的能量流在中速旋转，将房子中不干净的杂质都带出了房间；约10分钟后，当开始为房子补充能量时我看到空中有逆时针的能量流倾泻而下，像流水一样注满了整个房间。调整后，我们就去上课了。

原本要担任本修练班翻译工作的是加州的贺名芳，但是她在单位里请不出假来。大同师尊为翻译的人选费心，准备在矮子里面选将军，让我临阵磨枪上来当翻译。结果上天偏偏安排好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小童！此人来美国十年，醉心印度医学，从加州特地搬来新墨西哥州求学。英文功底好，医学词汇和修炼专用语也丰富，而且甘做义工，不计报酬，助人为乐，能成人成己之美，真实难能可贵。杨功友和我上午听了她的翻译都觉得相当不错，第一次为天功当翻译就能这样举重若轻，不容易。

到了中午休息时，杨功友和我接大同师尊出去用餐。杨功友和我辟谷，师尊吃得又简单，与其说是出去用餐还不如说是出去坐坐。我们随便找了个快餐店坐下来，宁静地坐了一会儿，大同师尊开始和我们聊天。一开始杨功友还在应答，后来杨功友的声音听不到了。她疲软地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

大同师尊对我说：“丹园，你看看杨功友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大同师尊一调动信息，我在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两个肾像是两个水泵，水泵已没力气，水泵里的水也不够；这两个泵无法将水运到头顶，总是将水泵打到后脖颈偏上一点，水就落下来了。我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大同师尊和杨功友。杨功友说是的，她现在感到有脑供血不足，头很晕。

杨功友话音刚落，我在天目中就看到医神扁鹊从空中下来站在杨功友身后。医神的脚边有一个盛满了金色能量液的木桶，一把木勺子斜插在木桶里。他开始弯下腰来，用木勺子舀木桶里的能量液，向杨功友的肾里灌注。杨功友的两个肾下都垂下一根小管，医神向肾中浇，能量液却从杨功友肾下的小管漏出去。虽然漏的比灌的慢，但这样下去，两肾最终是留不住能量的。

大同师尊请求医神让杨功友好起来，哪怕是暂时的好起来，因为我们下午还要上课。

医神听后低下身，将杨功友肾下的两个管子各打了个结并系紧，这样就不再会漏液了。

医神继续灌注。杨功友一下子好了过来；她眼神又亮了起来，有了力气，人也有了精神。真是神力，立竿见影。

三、天大喜讯：天神要给杨功友“换骨”

我从天目中看到一幅画面：杨功友躺在一张像是古代书案，两头翘起来的台子上。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说，昨晚他俩在房间里也对杨功友的身体进行了天测。刚才我看到的情况和昨晚测到的是是一样的，但我不知道昨晚的事。

大同师尊说，今天晚上天神要对杨功友的身体来一个非常神奇的调整：要做宇宙手术，要“换骨”！宇宙手术？“换骨”？是不是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的“脱胎换骨”？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中国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哪个中国人不知道？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脱胎换骨，有几个人讲得清？恐怕连“脱胎换骨”这个成语的出处也少有人知道。至于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更是比天方夜谭还要离奇了。

我们这次是来新墨西哥州研究1947年飞碟坠毁事件，最离奇也不过多一些外星朋友的信息，怎么会和“脱胎换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是对坐在我面前的杨功友会动起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来。而且是天神亲自来动。

大同师尊看到了我的迷惑。说道：脱胎换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它是道家实行生命升华的宇宙秘法。所谓“脱胎”，即追寻人类最原始的纯洁灵魂；所谓“换骨”，即更换一个人肉体的全部能量体，“换骨”只是一个代名词。古代道家的大师们通过极高境界的修炼，会出现脱胎换骨现象，生命会发生大质变，灵魂与肉体得到升华，升入高维时空而成仙、成神。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就是这种现象，西藏秘宗的“虹化”也类似于这种脱胎换骨。

师尊接着说：“‘脱胎换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的道家炼丹术大师魏伯阳祖师的著作中。魏祖师的《周易参同契》一书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科研价值和灵修练者的参考价值。在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世界上不少专家仍在研究这部著作。

“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真正意义，没有人会去细究了。主要原因脱胎换骨这一使生命升华的宇宙尖端技术，在中国早已失传。

“这一次，我们四人来罗斯维尔本意是想多了解一下飞碟与外星生命的知识，没料到无心插柳成荫。昨晚天神明确通知我们，神要把“脱胎换骨”的秘术重新交回到我们这些伏羲后人、炎黄子孙手中，造福中华、造福世界。

杨功友是天功修炼者中第一个‘换骨’的人。今晚子夜就有天神光临为她施行宇宙手术。这是杨功友的莫大荣幸，也是天功的莫大荣幸。继杨功友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修炼者走上“换骨”之路。不但‘换骨’，还要‘脱胎’。本世纪会有一批地球人最后完成生命升华而成为高维宇宙高智慧生命。”听了大同师尊这一番话，我茅塞顿开、喜乐无边。深深地为杨功友祝福，为天功祝福，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祝福。

我猜测，刚才扁鹊医神为杨功友修复肾、灌肾水很可能为今晚的“换骨”做准备。

四、下肢瘫痪女学员的因果链

下午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下课后，学员们恋恋不舍地围着师尊和杨功友不肯离去。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特别看着那个下身瘫痪的女学员。我和杨功友的天眼竟然看到是一样的画面！我看到的画面只和大师说过，没有别人知道。大同师尊把我叫到一边，再次调动信息，查她的瘫痪有没有康复的可能。我在天目中看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半空中出现了，她身着白衣，无比圣洁慈祥，右手中的拂尘在这位患者的左腿和右腿上依次扫过。她左腿的经络有被打通的样子，有很细的能量线流过；右腿慢一些，没有能量通过的信息。大同师尊令我赶快感谢观世音菩萨。

当大同师尊再次调动信息时，我看到一个身着红衣军服、头戴黑色军帽的白人军官，带着一队同样装束的白人士兵，将一群印第安人围起来。军人们站在高台上手持步枪，印第安人站在下面。他们无助地哭喊着，军人们在笑，场面很凄凉。

大同师尊来到这位女患者身边，问她：“和你说说你前世的事，你能接受吗？你的腿和你前世有关！”

小童将大师的话翻译过去了。

患者说她可以接受。

大同师尊说道：“我们几位有天眼功能的功友同时看到你的前世是一个白人军官，看到你将一个印第安人的双腿打断了，而且还干了一些其他的坏事。”

这位患者还没听完小童的翻译就开始哭了，她说她相信那是真的。她一直以来都在做一种极可怕的噩梦，她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伤害好多人。

大同师尊问：“你哪条腿好一些？”

她说：“左腿。”

大同师尊说：“是的。与我们看到的一样。”

大同师尊告诉她要保持信心，不要过分自责。前世是前世，今世是今世；要把握好今世，好好修炼。

她哭着记下了大同师尊的嘱咐。

五、车驰飞碟城

我们在授课地点停留到下午5点30分才得以分身。

我们换上了高大的四驱越野车。我开车，丹娜坐在副座上，我后坐是大同师尊，丹娜身后是杨功友。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朝着罗斯维尔的方向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新墨西哥州。我们四人中没有一人曾到过罗斯维尔。从阿尔伯克基克到罗斯维尔共约200多英里的路程，后半段为山路。从出发到最后到达旅馆，我只看了一次地图，而且是在阿尔伯克基克的环城路上，其他三人连一次地图都没看过。丹娜从上路的后半程起就进入了半功态的状态，也没有看路。我现在也回想不起来这段路是怎么开过去的，特别是后100英里，我是怎样开过去的，每一个岔路口是怎样选择的，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从阿尔伯克基克开出来之后，我们是在25号高速公路上向南，过了一段转成380号。接着，一路向东。

开到380号公路上时，已是晚上7点30分前后。车子从此一直开始向东疾驰，进入浩瀚的戈壁内陆。

这时，天空好像被分成了两半：

从我们头顶正上方往后、往西是绚丽的晚霞，红云重叠在蓝天上，色彩艳丽；从车后窗看出去的地平线上，巨大的夕阳正要落下，放射出一天中最后的光芒，明亮得好像要将它所有的光都在这一刻释放给天地一样。这是天空中的一半。

而另一半呢，我们的前上方一直到目所能及的前方地平线，已被声势浩大的层层乌云覆盖，远方已经出现层峦叠嶂的山影，再往前开，让人恍惚间竟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

我们的车要带着我们开向何处？天空的美景对比是这样的强烈，而且每一秒钟云海和晚霞都在无尽的变幻中转换，令我们真的有点目不暇给。

这时我们都处于发自内心的兴奋中，一边赞叹大自然的壮丽，一边揣测着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六、两遇彩虹

一上路，乌诺就一直在我这一侧的车外边的空中飞行。在距罗斯维尔约136英里的时候，视线越来越辽阔清远，一望无际的旷野在变换的风景中统一，既时刻不同又随时一致。我忽然闻到一股雨打泥土的清新气味，似乎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下雨了。

就在这时，我们都看到在高速公路左侧旷野中出现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左边接地，虹顶直入云霄，它陪

伴了我们10英里的路程后逐渐消失了。

在距罗斯维尔120英里的时候，380号高速公路的右侧旷野中也出现了一道彩虹。这是第二道彩虹，和左边刚刚出现的彩虹相对应。它右边接地，虹顶也斜插云中，色彩比刚才的彩虹还要鲜艳。这时天色因为时间也因为乌云而渐渐阴暗下来了。雨的气息越来越重，近处的乌云好像饱裹着沉甸甸的雨水，仿佛上天要给我们洗尘一样。

乌诺此时忽然进到车里，就坐在我的左腿上，一言不发，认真地看着前方的路。

我们都有些不解。

大同师尊发问道：“乌诺，难道你也怕下雨吗？”

乌诺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我们脚下的公路笔直，向无限远处延伸，通向山区，山区笼罩在雨云之内。在不远处的雨云中，不时有闪电从云中闪现，好像是从空中裂开一道明亮的沟，刚刚漏出一道沟形的天空的样子，这道天沟又马上合上了。车子越向东行驶，眼前的山脉和雨云就越壮观。夕阳余辉染得我们身后的大地一片金黄，一切是那么的美丽！

又行驶了10英里左右，第二道彩虹消失了。我们快要进入山区的时候，下雨了。这雨并不猛烈，而几乎是轻柔地飘下来的，好像是很温和细心地在为我们接风洗尘，清洁道路。

七、彩虹凯旋门前：亦真亦幻大飞碟

猛然，我的天目中看到一架庞然大物般的银灰色飞碟悬浮在前方路左侧的半空中，它有一个体育场那么大，一动不动，就在那半空中停着。

突然，一个强烈的思维传感直钻进我的大脑：“我们是来欢迎你们的。”

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这是我的幻觉还是错觉，还是我天目中看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存在？就在此刻，从飞碟中传达出祥和有力的信息：“说，丹园，说出来。”

我更加迷惑了，但没有出声。我心想，这时杨功友也在车上，如果真的是飞碟，她也应该能看得到。我等她先说吧。

这之后不久，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为宏大美丽的奇景：一道完整的彩虹横跨高速公路，像是一道巨大的凯旋门！而我们的车子就要从这巨大的凯旋门下穿过。车上的人都兴奋、惊叹得不能形容，纷纷拿出照相机拍摄。短短半个小时3遇彩虹，而且天色虽越来越暗，彩虹却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完整艳丽，这真是人生罕有的经历！

八、第二架大飞碟

我们在兴奋中过了下一个10英里，乌诺的表情却越来越庄严，不再说话，只是看着前面。

10英里的路程刚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这时巨大的彩虹凯旋门还在空中。等我们加完油，休息了一下再上路后，彩虹凯旋门消失了。

车行了一段时间后，太阳完全落山了，四周开始全暗下来。路边的里程碑显示距罗斯维尔还有89英里。我的天目中再次猛然看到一架飞碟，它悬在公路的右前上方半空中，和第一架飞碟一样的大，同样安静地浮在那里，稳如泰山，也是来欢迎我们的。

我仍然没敢报告，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从何说起。我还在等着杨功友。

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的上空有三架大飞碟

等着车驶过第二架飞碟，我们的车也沿山路转了个弯。刚刚转过弯来，一架深灰色的、半个天那么大的飞碟凸现在眼前，他就悬浮在山路的右侧低空。我的心脏突然猛烈地跳动，根本无法控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同时又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安全过。

一个强烈的信息传感直接从这第三架飞碟上过来：“说出来！丹园！说出来！”

我这时不得不说了，告诉了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这架飞碟和刚才两架飞碟的情况。

大同师尊说：“你拖了这么久才报告是不对的！有宇宙信息就要马上报！”

杨功友鼓励我说：“你看到的東西都是真实的，要大胆地讲出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传达收到的信息。”

我这下心里有谱了。第三架飞碟也传出满意的信号，从飞碟中过来一个思维传感：“我们就开始用这种交流方式。你们的車，现在已经进入飞碟地区。我们第3号飞碟是一座桥头堡式的飞碟。通过我们就可进入另一个世界。”

这时，我们的车子正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山路上，周围和前方的环境显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壮观！前后左右的乌云好像就在我们四周，整个世界没有别的车辆，天地间再看不到一个人影。车子好像在飞驰着向云里面开进去，又好像已经在云里面了。一时感觉特别快，一时又感到车行很稳很慢。

从第三架飞碟开始到以后的第50架飞碟，我基本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一会清醒一会恍惚，大脑常常是一片空白。只有传输过来的信息在里面，也不知道是我在开车，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开车。

十、有16位外星宇航员的第四架飞碟

车子开了好一段，才开出第三架飞碟的腹底，一开出来，一点雨也没有了，好像从没下过雨一样。云却是越来越厚，越来越浓，好像是在高速地滚动，又好像一动不动。

第四架飞碟出现在前方右侧的山顶低空。我报告给大家。第四架飞碟像是在奖励我一样，在我报出的同时，从碟体里射下一道闪电，很好看。

它告诉说：“你们前后左右都没有车辆和行人，你要习惯这种交流方式，安详地交流，安详地开车。”

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加油站出来到现在，我好像没碰过方向盘，或者是忘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怎么开过来的，我在追忆这段经历的此刻，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一过第四架飞碟，车内所有人就从刚才的活跃和兴奋转入了一种虔诚和安静；丹娜和杨功友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

大同师尊用温州话和杨功友说了些什么，杨功友用温州话回答。温州话是中国的一种极特殊的方言，语言学家、方言研究家都弄不懂它源于何处。这种语言，除温州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听到温州话，像听天语，没有什么人能听懂。它简直像一种遗落在地球上的外星语！我一点也听不懂大师和杨功友在讲什么。

丹娜一直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因为她不懂中国话。但是她仿佛进入了功态，双手合十，盘腿闭眼，一言不发。

我从天眼看到第四架飞碟，里面有1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飞碟的大厅里有9位，后面有7位没有出大厅；前面的9位以横队排列，中间一位大些，左右两边各有4位小一点的。

正当我注意到这场景的一瞬间，大同师尊问我：“丹园，你现在看，杨功友在哪里？”

我从天目中看到杨功友已经来到第四架飞碟的大厅当中，她的面前就是这1大8小共9个外星朋友。他们正在欢迎她。

我注意后座，杨功友的肉身正坐在那儿，上了飞碟的是杨功友的阳神——人的本世魂，其形象同肉身一摸一样。

我说：“杨功友在第四架飞碟里面。”

师尊说：“里面有多少外星朋友？”

我说：“共16位，前面9位，后面还有7位。”

这与杨功友刚才用温州话和师尊交流的情形相符。

这些外星友人来自土星。

十一、车，从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下穿过

我们足足开了好几分钟才离开第4架飞碟的腹底，在公路的两侧继续出现一架又一架巨型飞碟。我们的车好像在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中穿过一样。第5架、第6架比较小，但也有一架体育场那么大的。第7架到第11架都有十几个体育场大小，除了第10架。这时我们渐渐地明白了目前的大致状况：在广袤无垠的新墨西哥州内陆，在山峦和沙漠交错的大地间，在夜幕沉沉的暮霭里，外星朋友正用许多架飞碟排列在公路两旁的低空中，从这里一直向远处延伸。我们不知道会延伸到哪里。他们用思维传导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用宇宙特殊的力量安排着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彻底镇住了！这场景完全超出我们所有想象力的总和！

十二、52架飞碟与12道能量线

第10架飞碟是一架小型的导航飞碟，碟体有着五颜六色的光，主要是橙色、黄色和蓝色。它一出现就在我们前行的上方导航，一直轻巧地在空中飞翔。这是第一架动起来的飞碟。

当我留意到所有的飞碟都在路的两侧时，突然看到第16架飞碟就悬浮在公路的正上方，很低，距地面约30米，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车子一驶过第15架飞碟，第16架飞碟就开始了与我交流。它告诉我，我们将第16架飞碟下穿过一道能量线，这架飞碟停的位置是能量级别的交界处。

后来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罗斯维尔，我们共穿过了12道能量线，他们分别在：第16架、第18架、第22架、第26架、第28架、第32架、第36架、第38架、第42架、第48架、第50架和第52架。

飞碟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告知了我们这能量线的定义和含义，可惜的是我记不完全了。同行的其他人都在功态中，只能回忆起如下一点儿内容，而且目前只能用“能量线”这样的名词来描述也许才可以让我们地球人了解：这是一个能量级别的界限，不仅是同一个空间上能量级别的交界线、时间级别的交界线，而且还是一个宇宙级别的提高。用“跨过”能量线来说并不恰当，因为能量线的两侧并不仅仅是位移的区别，也同时是时间的区别，还是下和上的区别、低和高的区别，现在和过去、未来的区别，此世界和彼世界的区别。这些区别并非对立，它们因微妙的错位而统一在大宇宙的时空之内，各自表现宇宙的内涵，层次不同却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份。

十三、飞碟中的导航员

我们的车开到第16架飞碟正下方时，这架飞碟一直在我们头顶同速飞行。从飞碟的碟体腹部中央射出来并向下的强光，照耀着车和车的周围。

与此同时，第一架飞碟出现在我们车子的左后方，第6架飞碟在车子的正右方半空中约30米处，第5架飞碟在车子右后方；这三架飞碟在目前的位置也同车子保持同样的速度飞行。一切都是悄无声息而又宏大壮观！

不断地有新的飞碟出现在不远处的低空，不断地有祥和的欢迎信息传送进来，有时还伴随着声音，是低沉洪亮的共鸣声。

经常从飞碟传出一个声音：“说出来，丹园，请说出来。”

也经常有传感信息出现：“你的周围没有任何干扰，请安详地开车，安详地交流。”

从加油站出来开了50多英里，只有一辆车在刚上路的时候超过我们，其他真的是前后左右一辆车也没有，天地间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漫天飞碟的欢迎和护佑下高速行驶！四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车灯照到路牌显示距罗斯维尔36英里，但会有18英里的公路在施工。

这时，一个信息马上下来：“请注意，在你们的车前、车后会各出现一辆车，你只跟着前面的车，你会很安全。”

我将这个信息报告给师尊。过了约30秒，前方果然不知从何而来出现了一辆车，就在我们前面匀速行驶。这时我在后视镜中看到后面也来了一辆车。大同师尊回头也看到了。这两部车一前一后和我们共同开过了这18英里的施工地段。施工地段结束也刚好出了山地，也就在我们不经意间，这两部车突然消失了。在我们的车前车后又恢复了空无一车的情况。

十四、丹娜的阳神也飞进了飞碟

大同师尊问丹娜：“刚才闭上眼睛时看到了什么？”

丹娜说：“我刚才看到好多平行旋转的光，我在光中高速飞行。飞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明亮的金字塔形大厅，大厅的四角有四道向顶上延伸的光。我在这厅中待了一会，因不能集中注意力而再也看不到了，之后我就一直想哭。”

实际上，她的阳神也进入了飞碟。

十五、像罗斯维尔城那么大的第52架飞碟

出山之后的飞碟与刚才排列在路两侧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第33架直到到第42架共11架飞碟就停在公路正上方。

在接近罗斯维尔还有3英里的時候，车内的人又都好似“清醒”了过来。这时，我在天目中看到罗斯维尔城正上方约300米高处悬浮着一座和罗斯维尔整座城一样大小的第52架飞碟！

我当时以为这是今天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一架飞碟，实际不是。在罗斯维尔城外空中还悬浮着一架更大更神秘的飞碟，那是第53架大飞碟。

十六、神与人会面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没有走一步冤枉路，在没有来过罗斯维尔，也没有市区交通地图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来到了丹娜订好的酒店。现在的时间是夜10点30分，等我们在房间安顿好之后，已是11点多了。

宇宙传来信息：“等一下你们要和好多神，好多高智慧生命会面，时间定在2003年6月9号凌晨0 30分。”

来会面的是什么神没有说，会面的礼节等一下会通知我们。

大同师尊问道：“请问神，杨功友的换骨手术什么时候进行？”

一个思维传感过来：“在与诸神会面的时候进行，会面不会影响杨功友的宇宙手术。”

十七、我被6位外星生命包围并得到指导

大同师尊请丹娜先回房间休息，他带着杨功友和我在他下榻的118号套房等待。

现在离0 30分还有近1个小时，师尊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离开师尊的卧室到门厅的沙发上正要面冲沙发俯卧躺下，一股柔和强大的力量把我掀翻过来，变成仰卧。有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将沙发围起来，他们拉起我的双手亲切地和我说话。这6位外星朋友身材高大，都在3米左右。我的左手开始发麻。

有一个声音说：“好的，你现在的左手是接受信息能量的手，你以后都要这样开放式的睡眠，我们会经常这样在你的睡眠中和你交流。”

另一个声音说：“现在要有一个突破，不是我们是否显现，而是你是否判断得出。我们想要你了解，肉眼和天眼看到的图像，都在大脑中留下相同的信号；所不同的是，肉眼看到的图像你已经习以为常，并不知道那只是短暂的和虚幻的，而天眼中看到的是超越时空的真实。”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不到飞碟的细节呢？

这个念头刚一出来，这6位外星友人发出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带你去车上。”

在一瞬间，我来到刚才一路开来的车上。车内的细节我看得一清二楚，一切都真实得可以触摸。

一个声音响起来：“现在你看到的是你大脑记忆中肉眼看到后留下的信号。”

突然间我又来到一架飞碟内。这时碟内的一切细节我看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真实过！

我明白了！这6位外星友人又带我回到沙发上。

外星朋友告诉我们：0 30分见面的地点和我们三人在那时所站立的位置，并给我展示见面时的礼仪。我们就站在大同师尊卧室中离窗前约3米处，师尊站在中间，杨功友站在师尊左后方，我站在师尊右后方。见面的礼节开始时就像“十字术”一样，双手交叉在胸前，成抱胸状。然后师尊和我先伸出右手，杨功友先伸出左手，再将另一只手也打开，向前伸出，与前手平行，掌心向上。

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告诉我：“去告诉你的师父！”

我看了一下表，11点50分。我想让师尊再休息一会儿，可是不行。这声音越来越有力：“现在就去！现在需要你去！”

我像是被“腾”的一下掀起来，走到大同师尊床边，轻轻摇了一下师尊，先道了歉，然后告诉与外星人首领见面的位置和礼节。

随后说的话我像是在昏迷中讲的，师尊也没听清楚，杨功友听到了，但记不下来，她只知道“特别深奥精彩”。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更回忆不出了。

说完又回到门厅沙发上，刚要面向里侧卧，一股力量又将我放平，让我脸朝上躺着。

0 10分左右，我的腰部被人往上抬起，很舒服，腰上似乎有一只很厚实的大手支撑着，感到很有力，像是“龙腰”一样。

0 15~0 18分，我又从朦胧中醒来。就这样睁着眼等着会面时间的到来。（待续）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